

“我如果不在家,就在咖啡馆;如果不在咖啡馆,就在往咖啡馆的路上。”不管这句话是少有人知的作家彼得·艾腾贝格(Peter Altenberg)或大大有名的斯蒂芬·兹威格(Stefan Zweig)所说的,至少可证明一件事,讲德语的人爱喝咖啡,不管其来自维也纳或是柏林。

可能没有人想到的是,德国人这么爱喝咖啡。国内饮料排名,咖啡赢过矿泉水、啤酒,名列第一。整个欧洲国家比一比,人均咖啡消耗量第一名的,居然不是奥地利、法国、意大利或英国,是德国,每人每年平均消耗6公斤。就算摆到世界天平上,人均咖啡消耗量亚洲第一的日本、美洲第一的美国,也不过4公斤,仅其2/3耳。——数据证明,德国人真爱喝咖啡!爱喝咖啡的大音乐家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便曾写过一曲《咖啡清唱剧》(Coffee Cantata),借由女主角之口,告诉大家:“咖啡的味道真美妙,千个热吻,万杯醇酒都比不了。要讨我欢心的男人啊,献上咖啡吧!”

中国古诗词和现代诗,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诗是一种邀约,一种邀请。

你走进那个语言和意象空间,你被触动了,你可以说你读到了一首好诗。

我们知道,诗离不开想象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象力,但是,具体到一首诗的写作,想象力只是一个起点。你会有自己的阅读审美观。审美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审美才能把一个人(读者和写作者)的日常生活经历,变成个人的生命体验。

举个例子,李白的《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这首诗的内容很平常,就是一首送别诗。但是,身为读者,我们会感叹,李白将平常的内容写出了壮阔感和思乡感,眼前的情景有多壮阔,思乡之情就有多沉郁。事实上,前面的六句诗在为最后的诗句做看似自然的铺垫,“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才是这首诗的诗眼。“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是俯视,“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是仰视,俯仰之间,情绪万千。“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这两句,李白有意用高举高打、非常突兀的诗句牵引读者的视线,之后让思绪突然下坠,归入沉郁的思乡和送别之情。

中国古诗词语言的最大特征,就是简约素直,除了用典之外,语言上没有弯弯绕绕。从这一点而言,当代一些汉语诗,因为受到汉语翻译体表达的长期影响,语句的叠加度较高,远



醅糕是老家浙江常山的传统节日食品,每逢端午、中元、中秋、重阳等节日,村子里家家户户都要蒸醅糕。特别是重阳节,也叫登高节,因此有吃糕的习俗,寓意步步高升。小时候我曾吃过江山糕、龙游发糕、菊花糕,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糕点,但都以甜味居多,因此并不喜欢。而醅糕是咸食,故而成为我多年的偏爱。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蒸醅糕是个辛苦而漫长的过程。在节日来临的前一晚,母亲就要把大米淘净,放在水中泡胀。次日上午,挑到邻居家,用石磨将大米磨制成米浆。那时的手工石磨属于家族共用,谁家里宽敞、交通便利,就放在谁的家里。

磨好米浆后,里面加入酒

喝咖啡的故事

傅月庵

然而,一般德国咖啡馆,相对于巴黎或维也纳,显得不太起眼,从吧台、桌椅到整体装潢,都很低调、简约,坐下来却很舒适、轻松。这与一切讲究实用,绝不务虚的民族性自然有关。硬件尽管简单,不花哨,可咖啡馆主人泡起咖啡来,却一板一眼,绝不马虎,该有的步骤,一步不少,打奶泡、拉花,更非到位不可。同样严谨的是价目表,上面清楚列明黑咖啡与加奶咖啡的价差,他们将糖、奶、咖啡分得很详细很清楚。坐在咖啡座里,远远观望店主或店员全神贯注煮弄咖啡,一丝不苟的过程与专业表情,老实说,还真是一种享受,让人浮想联翩,感想多多:“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泡咖啡”,多简单,又多不容易啊!

欧洲传统里,咖啡馆本来就是社交场所,人们经常相约在此,聊天、上网、写稿,或最多的,看书、看

报纸。因为是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或休憩场所,一如公园,因此德国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咖啡馆,且整日里满满是人,“难道他们都不用上班上学?”心里不免如此怀疑。事实上,许多公事根本在此进行。你若看到一桌人衣着相对正式,相谈十分正经,最后相视而笑,起身握手,八成就是谈公事的。

到了夜里,咖啡馆转身一变,换了一个面目,常成为文化沙龙,诗歌朗读、小型演奏、讲座、对谈……应有尽有,谈的人大放厥词,听的人尽可不同意,起身反驳。但假如是朗读或演奏,则人人专注欣赏,很少听到手机突然响起的刺耳声音。咖啡馆虽不如表演厅正式,德国人的谨慎自制,却依然表露无遗。

“人之一生,如负重远行,不可急于求成。”前人所言,故而不时得休歇,以便走远路。对德国人而言,咖啡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个忙里偷闲的地方:喝杯咖啡,翻翻报纸,阅世看花一番后,有了气力,继续走吧。

导演吉姆·贾木许的《咖啡和烟》由十多个断想式的小故事组成,每集出现两个角色,有的故事里偶尔会冒出一个第三者,电影道具当然就是咖啡和香烟。影片的流动充满了“无调性”,但从角色的对话、行为里又能牵扯出许多暗示,像是一首首相关又无关的日常之诗聚齐、离散又聚齐。

其中有一集是两位摇滚歌手汤姆·威茨和伊基·波普出演,他们就扮演他们自己。贾木许将同行之间的“较劲”和“不服”刻画得非常真实,他们夸张、滑稽的行为让人欢乐!这两位音乐同行在咖啡馆约见,一见面,就相互比拼起来了,两人都趁对方不注意时,查看咖啡馆点唱机里有没有自己的歌曲,有多少首;他们在逼仄

的座位上伸胳膊、跷二郎腿,试图化解尴尬,但很难;他们都装模作样地说,把烟戒了,接着又吹牛,戒

决斗,咖啡康塔塔

钟立风

烟之后状态极好,还嘲笑那些戒不掉的烟民。可话音一落,他们忽然调转话头,汤姆·威茨先开口:“戒烟的魅力在于,既然我戒烟成功了,就可以犒劳自己一支了。”“是啊,既然,既然戒掉了,那就抽一支吧。”伊基·波普顺口说。就这样,两人即刻吞云吐雾了起来。汤姆·威茨下去又加了一句:“这种感觉就像珠宝并不是真的。”伊基·波普点头,彼此心照不宣。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啊聊,忽然伊基·波普说,可以介绍一位鼓手给汤姆·威茨。后者马上很不爽地发问:“你的意思是我专辑里的鼓打得不行呗?”

一位研究音乐史的朋友和我聊天,要是音乐家之间没有“较劲”的存在,那么音乐生活一定会缺少很多好玩的东西,甚至整个音乐史将会重写。贾木许只是让汤姆·威茨和伊基·波普动动嘴皮子,借此表达他们各自傲气和相互不服。而在音乐家亨德爾和一位叫约翰·马特松的作曲家之间就是真的动真格了!那是1703年,两位音乐家同台演出,彼时上

演的是约翰·马特松的歌剧《克娄巴特拉》,他本人在里面饰一角色,亨德爾是现场指挥兼弹古钢琴,约翰·马特松为了彰显自己多才多艺,唱着唱着,忽然疾步走到乐池想取代亨德爾!当时

他们两个都很年轻,而且相互不顺眼,眼下一场决斗马上开始。亨德爾哪是可以轻易被推开的人,他当场发飙!两人各自拔出佩剑逼向对方,约翰·马特松出手快,先刺一剑,极为凶险,幸运的是,剑刺到亨德爾外套上的一枚金属扣上!台下观众看傻了,一下子都没反应过来,以为是剧情安排。但舞台上的演员、乐手目睹到这一切——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距离要害部位只有半英寸。但奇怪的是,没多久两个音乐家竟然和好了,两年之后亨德爾推出歌剧处女作《阿尔米拉》,还特邀约翰·马特松担任男高音演唱。同时代的巴赫也干过类似事情,那天他和一个叫盖耶斯年轻的音乐家因为争论一个和声问题而拳脚相向,巴赫气得拔出匕首就要朝对方捅去,可是接下去发生的情况是,捅刀子的人却倒在地上!再接下去发生的一切更有趣,巴赫一骨碌从地上爬了起来,没事人一样弹奏起了一首幽默、诙谐又乐观的曲子《咖啡康塔塔》。

弄堂里的井

吉建富

我家多次搬迁,都是石库门里弄,1968年那次,后门有口井。上海的里弄呈“非”字形,粗的是直弄堂,或通马路,或通后街,而横的,多为“死路”。我家就在那笔“横”的底部,从直弄堂数过来,第四家。

搬家在盛夏,初到新住处,未进家门,就见这口井,井壁不高,我朝井里望去,天上的云,我的脸。那年我12岁,懵懵懂懂。正在胡思乱想,忽听一阵喧哗,瞧见一帮大人小孩,拎铅桶铁桶,拿脸盆脚盆涌向井边,他们挨个把系着绳子的铅桶铁桶朝井中缓缓放下。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发现打水者左右摇晃绳子,桶在井中翩翩起舞,忽然用力一拉绳子再放下,铁桶“应声”沉入井水里,随后吭哧吭哧地拉出井口,提着冰冷的井水扬长而去。父亲下楼来看热闹,当那拨人走了,他回家,找出一个网袋,将两瓶啤酒置入,再用一根麻绳拴住网袋,回到井边,把它们放入井水,自言自语:“好吃冰啤酒了。”须臾,也有人与父亲一样,拿着啤酒冰镇,父亲见状,脱口而出:“会不会搞错?”来人二话不说,掏出一段红带,系在自己的绳上:“哪能会错。”

在没有冰箱、空调的年代,左邻右舍把这口井当作了“冰箱”,除啤酒外,西瓜、黄金瓜,反正可以生吃的瓜类都朝井里放。炎热的夏天,屋里似蒸笼,吊扇无力地转着,控制开关有四档,父亲只允许开二档,说是省电。我中学放学回家,就去打井水,用冰凉的井水拖发烫的地板、擦桌椅、窗台和床沿,屋里似乎凉快些。后弄堂的人也来此打井水,我同学羡慕地说:“你是近水楼台先得水。”

其实也是最累女人的时候。有几年过节,母亲生病住院,家里没有人会蒸醅糕,想着生病的母亲,一家人都忍不住泪眼相看、悲从中来,更觉这个家离开母亲不行,甚至恨上了这个要吃醅糕的节日。

如今,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各类新鲜、美味的食品日益增多,我对醅糕却依然情有独钟。每逢周末回老家,爱人常用山茶油煎上一盘醅糕给我慢慢品尝。在醅糕蒸腾的热气和浓郁的醅香中,恍惚又想起童年时代的难忘经历,又看到了母亲半夜蒸醅糕的疲惫身影。

十日谈

重阳久久 责编:郭影

善良是种子,能传承能发芽,在心灵的土壤中能绽放出花朵。

文学的节奏与书法的笔墨

庄木弟

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斯洛以其“蜿蜒流动、几乎没有句号的长句”与后现代结构震撼文坛。这种独特的创作特质,恰为书法创作提供了镜鉴——书法亦需构建独属的笔墨节奏与空间结构,方能成就有灵魂的艺术表达。

拉斯洛的长句和结构,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他精神世界的直接投射,是他之所以成为他的标志性印记。书法艺术同样如此。一件能称之为“有味”的作品,绝不仅是技巧的堆砌,更在于笔墨间流淌着书家独有的、标志性的生命节律。

拉斯洛的后现代结构,以其碎片化与象征意味,构建了一个引人探寻的叙事迷宫。书法的空间营造,其终极目的也是创造强烈的代入感。一幅佳作,应如一出好戏,能让观者“你哭我亦哭,你笑我亦笑”,在笔墨的开合聚散间,感受到书家的呼吸与心跳。

《寒食帖》的笔墨跌宕藏着苏轼的愤懑与苍凉,《松风阁诗》的顿挫转折尽显黄庭坚的豪迈,王献之的《洛神赋》则以婉转流丽的笔致,再现了曹植笔下天人相恋的浪漫意境。这些作品皆有独树一帜的“书法语言”,正如拉斯洛以长句确立文学标识。

艺术的高度,取决于个性的浓度。唯有锻造专属的、标志性的笔墨语言,让节奏承载心绪、结构彰显思想,才能突破技法桎梏,触动人心。



临髡残垂竿图 (中国画) 姚善恩

品醅糕,思母情

余风

在灶头,看母亲将蒸笼隔水放在大锅中,用水勺舀起米浆倒入早就垫好纱布的蒸笼内,用锅盖盖好,然后在灶中添入大柴加大火势猛烧。等醅糕七八分熟时,再打开锅盖,在醅糕上面撒上肉丝、榨菜丝或虾米等配料。终于等到醅糕蒸熟,母亲将蒸笼从锅里取出,等冷却一会儿后,母亲灵巧地将蒸笼翻转过来反扣在砧板上,然后像新郎揭盖头一样,小心翼翼地将纱布掀开,洁白如玉的醅糕如圆月般出现在我们面前。母亲将醅糕切成七八厘米见方的小块,然后在一旁看着我们

曲让它发酵。“醅糕”名称的由来,其实跟“加入酒曲发酵”这个传统工艺有关。“酒醅”工艺在我国源远流长,白居易《赠皇甫庶子》一诗曾云:“妻知年老添衣絮,婢报天寒拨酒醅”;刘禹锡《酬乐天晚夏闲居欲相访先以诗见贻》一诗也有云:“酒醅晴易熟,药圃夏频薺。”醅糕加酒曲技艺很关键,加多了醅糕会发酸,放少了发酵不充分,醅糕就发硬,都会影响醅糕品质。每逢过节蒸醅糕,都会有很多邻居来向母亲请教如何放酒曲,这让我心里很是骄傲。

最让我们最高兴的是,如果蒸醅糕赶上晚餐时间,母亲就不用另外做晚饭,直接蒸醅糕给全家当晚饭吃。我们就守